

祖徠集稿

廿八



66

書牘二字

明創

又

附

宣

別幅

東漢

答

△

卷之二十八

司馬

校



書牘

復澹泊

不佞茂卿自少小仄聞大邦之風私心鄉往者尚矣
 恭惟西山先侯以親藩之尊為柱石斯文天縱之資
 追蹤異代乃相平不啻已其好士下賢之盛焜燁一
 世則先明遺詠有若朱舜水先生暨僧東臯之屬遙
 覽德輝翩然來集自餘文學之士從游如雲亦皆梁
 苑之選也迨壯筮仕小邦竊祿斗筭則從舊寅藤廣
 澤洵足下之緒餘方其之時先侯業已卽世一時鄒
 枚之輩寥落殆盡而足下獨以朱先生高第弟子竄
 然以存有如靈光卽欲鞭弭相遇以訪典刑於老成

以錄

而拾鄴下之菁華。獨奈賤職羈絆。弗果所願。尋因病廢。屏居都門之外。輟迹不至。交道益荒。遂至與海內諸君子曠若隔世。祇時。東鄉以望常山之紫氣。耿。于夢寐間耳。近因平野生。忽接手札。頓酬素願。鹽漱折鍼。朗誦屢次。殊不知不佞何人。而便得大藩眷德。折節自卑。虛懷相推之。至于此。及讀至於鄙名夷海內者。愈益為之慙汗。弗已。豈自緣去歲奉教。譯六諭一書。而小技之名。播人牙頰。亦為君子成人之美。故偶被齒錄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祇錄書中。又承。貴算七覽之作。見徵。且謂鄉者使平野生何。

者

之

鄙意如何。為是惘然。自失者久之。蓋人有能有不能焉。如顯勝一事。則不佞所不能也。是以凡有徵求。不洵貴賤親疎。一槩激絕。是平野生之所語也。豈彼此因醉。一時不省。妄允欵。是殆不可知也。於是勉強案其題目。則命意險絕。亦非戰線村之所能辦也。且不佞從幼飽繫。以至耆年。如井中蛙。數百里之外。輒足迹不至。以故每值陳山川風景土俗之異尚。淡若嚼蠟。茫然罔措。乞何足以能紀述名勝。而供史氏之采錄者乎。今以境則常土之未習。如園苑之邈乎不可臆度也。以題則宋詩。未卒。如蜀棧之巖乎不可企。

公麼 衛 時

升心夫以見聞之塞加之寸思之短段使強顏供應
徒尔拙累滿紙祇足以貽笑文苑辜負知己者之求
焉况書中所云博求西京東都諸名公之作是乃位
街之宗庫既非其倫聲名之隆污亦乖其匹豈容以
公麼姓名整廁其間者乎所慮高明有求卻之者似
不恭也雖然所時者通方君子亦不強其所不能也
是以敢言所欲言耳若夫自斯已往雁魚來往不以
小嫌而終輟者不佞之所願具如前言統祈亮炤為
幸不備八月十四日

換

口

又答安瀹油

再辱手札伏而讀之疊七數十百言相推之殷有加而見微之切愈酣不佞竊恠之前書既言所以不敢奉命之由而足下乃似漫弗之省者何也豈不佞拙樞喜作草書破體歌歪不可得而讀邪何以強其所不能者之至于斯也故今特勉強正書再叙所以夫足下所命亭者黃太史詩耶宋詩之衰太史為之魁是不佞平日所拋而棄者也且碧於者歇後語也凡歇後語詩固時或一用之且如友于貽厥皆出六經

所

常

六經士子所誦習可望而識之故漢魏以來沿襲用之遂為常言至於碧於二字者乃異於是大氏五山禿子崇尚蘇黃過於詩書片言隻字援為典常流風所被沿至今是陋習也夫唐以來詩中碧於字何限今突然揭諸亭扁將何以能識其為太史語乎其識而不眩者唯五山陋習為尔事屬奇僻語涉險譚以此相出亦不佞平日所唾而罵者也且文章尚體記者記其事也今此亭者

足下之亭也而在常州故欲為之記者必取諸亭之制亭之制不可得則必取諸

庶乎足以為此亭記耳。若或常之山川景物不可得，則亦必取諸

足下。庶乎足以為

足下亭記耳。不尔，可以為此亭記，亦可以為彼堂齋樓榭記。故文章法必謹諸。若無所得一手此而漫然議論，亭所以名，敷衍以為記。若宋文之弊也。故永叔之書錦堂記，非記也。東坡之赤壁賦，非賦也。韓文公廟碑，非碑也。皆論也。論而妄命之曰記，若賦碑，是謂之不識體。是又不仿平日所熟不取者。今僅強為足下為記邪。亭之制與常之山川風土皆既不可得。

而不仿之於

足下，僅一通書而已。但識其為

大藩者，宿碩儒而已。是何以能取諸

足下乎。所載黃太史語者，演雅邪。太史之為演雅，乃以不得志於時，而托此以遣懷者也。聞

足下嘗由文學侍從臣擢為百夫長，儼乎

一藩之望，是其得志固非太史之比。而士之抱器適

時，其自以為遇不遇，亦有未可以一際言者。則安知

足下之必非太史比哉。然是特知音士之所知，豈不

侔之所能知。要之傾蓋之猶未，而僅々乎一接書，皆

無所得于鄉數者則不能不從宋人舊套而強為其
平日所不屑為者是不侮所以不敢奉命故也故前
書所謂所不能者實其所不為也夫不能者與不為
者之狀孟軻氏嘗言之

足下之所疑豈在此邪然又曰不為其所不為是所
不為者之甚於所不能君子之道為尔夫文章者經
國大業不朽盛事豈君子而苟為之乎而前書謂之
所不能者乃初接書之際稍柔其辭以微見其意云
爾亦禮也何乃

足下不見察之甚也雖然^{不侮}是自^{不侮}之所為道與

足下異耳豈必自以為是而咎人乎如

足下則當別有所為道豈^{不侮}之所能與知乎但以

解其所不奉命之故耳若夫

足下書中喻^{不侮}以為記之方者或犯孟軻氏王人

之譏然一時^時偶然之失何必深責之^{不侮}亦當有未

免唐突之罪者伏惟

足下其恕之餘未既

附錄先生書五道

又答牛濟洎書

岡君致足下前月書捧讀知其矍鑠者狀欣慰曷勝
書中又言及文章之業諄諄弗已下問數事何其謙
虛之至于此也夫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抗顏
爲師豈譏劣如不佞者之所企及乎前承下以貴亭記
見徵欲勉強塞命而有所不能故敢陳已見以明其
所以不能之由然文章之道亦多端焉人各有所好
豈容強乎故曰非以爲它人作文之法云爾足下盍
察諸如護園隨筆者不佞昔年消暑漫書聊以自娛

本非以公諸大方君子。誤墜剗剗遂背本心。且其時舊習未祛。見識未定。客氣未消。自今觀之。懊悔殊甚。忽承獎借。不啻泚額。蓋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於六經有不合者。然已業儒。非此則無以施時。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焉。隨筆所云。乃其左支右吾之言。何足論哉。何足論哉。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率多古語。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于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

發。而不復須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啖蔗。於是回首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祇李王心在良史。而不遑及六經。不佞乃用諸六經。為有異耳。然六經殘缺。其不可得而識者。亦復不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足以為耻乎。而宋儒句為之解。字為之詁。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也。其謬不亦宜乎。不佞則以為道之大。豈庸劣之所能知乎。聖人之心。唯聖人而後知之。亦非今人所能知也。故其可得而推者。事與辭耳。事與辭。雖卑卑焉。儒者之業。唯守章句。傳諸後世。陳力就列。唯是其分。若其道。則以俟後聖人。是不佞

之志也。大氏漢儒注雖亦有紕繆。距孔子時未甚遠。其說皆出於七十子門人相傳授者。如宋儒之時。則歷世彌久。且自昌黎去陳言而古辭之不傳於世者久矣。皆以今言視古言。且不識古文體勢。是以穿鑿甚多。又疎於禮。如濮議諸儒聚訟。雖程朱二公莫有明辨。今求諸儀禮。不俟多言。本自了了。又如家禮神主制。長尺有二寸。象十二月。凡禮用十二。唯天子爲然。祭四代。唯諸侯爲然。伊川乃用諸庶人。豈非僭邪。大氏孔子時學問專用力於禮。而宋儒不爾。其所主張理氣之說。六經無之。唯易有形而上下之言。然所

謂器者。亦制器尚器藏器之器。本文可証。豈氣之謂乎。天理人欲。出於樂記。而不言去人欲以盡之。夫人欲淨盡。豈人之所能爲乎。克己之己。爲己私。然六經無此例。且下文由己乃人已之己。孔子一時之言。豈若是乖張乎。解格物爲窮到於事物之理。是加窮理二字。其義始成。殊覺牽強。且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豈可望之學者乎。且天下之理。豈可窮盡哉。明德之解。雖美乎。至於詩左傳。而有不合者焉。且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堯舜之世。豈有此事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本爲苦孔孟之言不合而設焉。然

胚胎之始。氣質在焉。故古無此言。而孟子性善亦大槩言之耳。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本言循聖人之教以行道於天下。則聖人之治不難也。而宋儒乃求身為聖人。然程朱既不能為聖人。而孔子之後無復有聖人。則是懸空言以強人所不能也。至於變化氣質亦經無此言。氣質天之所賦。豈可變乎。人各隨資稟以達材成德。用諸國家。辟諸刀鋸椎鑿。各殊其用以成大廈。雖三代亦然。豈必須變乎。如禮者。經所言皆禮樂之禮。程朱以為性。仁齋以為德。豈非強乎。六經之言。本自平穩。故聖人之道。萬世可行。至於宋儒則務

為新奇之說。以強人之所不能焉。要之昌黎好議論。務言理。其風至宋益盛。程朱二公生于其世。習以為常。不知求諸事與辭。亦不自覺其與古背馳耳。上之所言。皆宋儒之說。且舉其綱要者。亦萬分之一。其它紕繆。不可枚舉焉。不佞直據經文。以事與辭証之。不復須訓注。故其所見與隨筆時大有逕庭也。夫不佞以宋儒為新奇。而足下少服文恭先生之教。意者必習於宋說者。則必以不佞為異端邪說。唾而罵之。是以不佞之為此書。握筆踟躕者久之。然是而不言。足下必以隨筆為不佞終身之見耳。匿其蘊以阿人者。

不佞於交義耻之。故敢陳之。乃以此而獲罪於足下。亦所不辭也。惟足下亮之。如處佛氏之說。不佞近有對問一篇。附覽。又如譯筌一書。不佞二十四五時從學之士錄。不佞口語。其後十年許。頗有增損。現今印行。若夫寫本。則舊稿耳。要皆鬼園冊子。豈足掛齒牙乎。又承問。雖字法。及猶尚。尚猶。不祥莫大焉。無不祥大焉。不佞竊意其義全同。但語勢異耳。凡學文章。要識體。故學左氏文。則用左氏法。學孟子文。則用孟子法。若混而用之。則緝錦以布者。類也。柳儀曹論石鍾乳。其與左氏異同亦如此。隨筆中。西京乃指西漢。大

體謂治道大體也。時殘暑尚在。伏以自愛。不備。八月十三日

吉人天祐。何慶加之。不佞發書之後。頗亦自悔。剴直之言。或獲罪。

大藩君子也。及得賜荅。我心降矣。若夫辭義優厚。

益謙益恭。不啻前書之比者。愈以見。

西山先侯及朱先生流風有在。我祇不佞前書所言。

亦自言所見耳。豈足以為它人作文之法乎。大氏文章皆有所祖述。亦各為其所予。而乃以己律人。大非不佞之心也。足下其亮之。不佞僻情一病夫。無意。

不佞於交義耻之故敢陳之乃以此而獲罪於足下亦所不辭也惟足下亮之如處佛氏之說不佞近有對問一篇附覽又如譯筌一書不佞二十四五時從學之士錄不佞口語其後十年許頗有增損現今印行若夫寫本則舊稿耳要皆鬼園冊子豈足掛齒牙乎又承問雖字法及猶尚尚猶不祥莫大焉無不祥大焉不佞竊意其義全同但語勢異耳凡學文章要識體故學左氏文則用左氏法學孟子文則用孟子法若混而用之則緝錦以布者類也柳儀曹論石鍾

十三日

豐叟或大豐也却疑畧尚其大以自愛不計八月

機

〇

又復澹泊

接書茲知足下患眼之狀已而復初聰明止恙吉人天祐何慶加之不佞發書之後頗亦自悔剗直之言或獲罪

大藩君子也及得賜答我心降矣若夫辭義優厚

益謙益恭不啻前書之比者愈以見

西山先侯及朱先生流風有在哉祇不佞前書所言

亦自言所見耳豈足以為它人作文之法乎大氏文章皆有所祖述亦各為其所尋而乃以己律人大非不佞之心也足下其亮之不佞僻情一病夫無意

聞達與世相阻。韓承弗捐。音詞不已。伏察。足下之心。亦古所謂君子愛人者。豈不敬服。故聊罄所蘊。以俾知不佞之所以為不佞。則庶乎足以遂久交弗替之義已。不則不佞悻悻。小人終不能隱忍。自枉以永微寵靈於足下。是不佞前書所以深體足下之盛意也。豈自以為是哉。何況以為它人作文之法哉。伏惟鑒察。時暑甚。其起居以永崇。

一藩之望。不佞劣。依舊幸勿紆。高慮不備頓首。

六月望

接

○

又復瀟湘先生

接十一月望日書。茲審足下起居。社是大慶也。不佞劣。依舊前書。安陳愚管。切慮見怪。乃言。文恭先生亦有所不滿於程朱者。維今逗漏筆札之間。因憶不得聞其說之詳也。又言。

西山先侯。首革儒者陋習。且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寡人亦儒者也。是與非常之君所見迥踰流俗萬分。因又憾時相及而遇不及。恍如異代。徒為之悵望已。不佞經術。亦由聖人之道。即人君之道。起見是其根本也。雖宋儒豈不然哉。祇為其貴精賤粗。重內輕外。故

所主在彼而不在此遂致類佛老耳嚮者所論神主制承問其詳是在經傳耳本無明文雖不佞豈能鑿空爲之說乎唯漢志載天子主尺有二寸六孔相通不題識其面而背有題識其圓首處不與伊川同是已是雖漢制亦古來沿襲所傳何以言之古者士大夫皆有廟漢以來乃不世祿則無廟是以其主制不傳但傳天子之制也又載荀氏神牌之制題識其面而無通孔等制亦無跋是溫公所據也伊川主制尺有二寸圓首通孔微變其制而題識其面陷中判合乃其所特創也蓋主者所以接神故六孔相通一廟一

主無廟無主既有其廟不須題識弼謚自明而題識其背者守者之所識別也後世士大夫其在官猶逆旅故祀於其鄉鄉者庶人所家音庶人之制祀於四代於一室神位叢然不可得而別故設牌以別之牌者所以表其位也故題識其面非所以神神也故不通孔是主牌之所以不同也宋儒不習禮不能睹其制以識其義所在遂混主牌以一之豈足以爲知禮邪夫稱主則神神神神則神常在焉不可以不尊嚴之故古必立廟以唐之門堂房室廊廡悉備必有官以守之必有巫祝以奉之必割牲侑舞以祭之皆所

以尊嚴之道也。今祀四代於一室，尊嚴之道不足。豈神所常在處乎？無官守，無巫祝，不割牲，不侑舞，豈得稱祭乎？庶人之薦，已掃一室以設一日之位，薦訖即撤。故荀氏溫公爲合禮，夫牌以表位焉耳矣。有趺亦可，無趺釘壁亦可，木牌亦可，紙牌亦可，懸以表位，豈有定制哉？稱祭則四代爲僭，稱主則尺有二寸爲僭。是不佞之說也。後世儒者，徒好標異於世俗以自矜，而其意以爲實無鬼神，故率沿伊川制，以爲儒者之禮當然，而不知所以尊嚴之道。則先王敬鬼神之意荒矣。明朝之制，稱神牌而不用伊川，其陋不嫌於人。

苟

意者可以見焉。然其士大夫六年一省親，十年一省祭，尚得歸鄉以從事。庶人之薦，而北方儒者乃勸諸侯大夫用伊川制，何其謬哉！士人雖有采邑而不居，皆館于城中，屋舍猥陋，百事苟且，尤迫無暇日，齋且不能，况祭薦乎？尚何圖主牌異同乎？與其祀而褻瀆，孰若且從世俗所爲，薦於僧寺之爲祖先所安事也。悲哉聞。

貴邦制度

西山先侯頗有更張意者，必有禮俗可觀，不知得聞乎否？餘未既。

附別幅

召見執謁

殿上則賀者踵門。無復虛日。書牘紛沓。令人眩嘔。殆
復踰月。夫天違顏咫尺。陪臣之節。榮莫甚焉。而麋鹿
之性。遂乃落之。於是極躬自省。轉堪愧歎。近以少間。
稍探篋。誦譯來美深挹。盛意如不佞所辨。神主
制度。乃承以

西山先侯及文恭先生遺事見教亦足以証鄙見不

抵牾

得大雅也。竊以為幸已。至於以處舊主之方見訊。則何一足下至性乃尔。愚見具別幅。又近考究歷代度量制。因讀朱氏談綺載。文恭先生論明三種尺。前後說頗相牴牾。豈記者失邪。其書係一足下所錄。必當識其由。又此方以三十六町為一里。令文所不載。未審其昉何時。又毗丘僧深戒安語。其說如可據。升校之。當六合五勺。未審弘安時用何升。大氏建武時。

室

王廩南遷。凡百制度。由此以淪。弘安乃在建武前。則是必官家制也。毗丘僧深戒安語。其說如可據。

貴藩修

大日本史。足下所與裁。意必於是二者。有所考覈。伏請見教。幸甚。岡孝先者。止前從侄也。頗穎敏。嗜讀書。一二年前。收錄在貴藩。聞近移史局於國中。則渠亦從遷。行將朝夕儀範。日飲。玄愚不佞。深為渠幸之。渠亦幸甚。時下暑壯。伏惟自重。

承河今世

後別幅

禮記集說

承問今世頗有據家禮修祭祀者段使知其非禮之
正未必能率然易以牌子縱易之將處舊主於何地
乎瘞之焚之皆非所宜此非順非襲故之謂而為人
子者其心實有所不安也愚按有制禮者有傳禮
者有行禮者三者自別不可驟論何也制禮者
者三代聖人是也虞夏讓商周繼所因雖同其文質
損益豈凡人所能與知哉傳禮者仲尼之徒是也
杞宋無徵故獨取周禮誦以傳之夏殷雖善奈其已
滅周禮雖備奈其散軼聖人之智不可測而散軼之

多不得類推以識之故恪守殘經不敢廁以私見是今日儒者所務如不佞鄉論神主之制是已皆所以尊聖人也至於行禮焉者乃有古今華夷之分焉古之時夏之禮不得行諸殷之禮不得行諸周之禮後皆然異代之禮悖時王之制臣子所不得為也故繁文末節之至瑣屑或如可不必拘者雖仲尼之聖亦皆詳問而固守之凡戴記諸書所載所以欽時王之制也是古之行禮焉者為爾後世則殊是蓋三代聖人之智周物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世之行禮者莫有所不足爾後世之制禮其人非聖人不達禮樂

之原一切苟且徒為觀美顧其智不周物而禮始有所不足故世之行禮者於其無時王之制者則不得已遙取先王之禮以己意斟酌以行之如溫公朱子是也既已斟酌豈責其必合先王之禮乎況吾邦先王不制喪祭之禮是以世之人莫有所遵守則又苦於三代先王之禮難讀乃近取朱子家禮而代殊土殊俗殊故亦不得一一遵守以行之則又必以己意斟酌其所宜而後始得行之不者終不可得以行之矣夫斟酌者何求合人情也傳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則聖人之制禮本於人

者

情矣故今行禮而求合人情可謂弗恃已仲尼又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
其庶幾乎止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故今求行禮
亡於禮者之邦亦唯是已豈責其盡合先王之禮乎
^昔宰我欲短喪仲尼曰女安則為之是雖責辭乎然
其所期在心之安已今足下以心之安不安為說
可謂知禮之意已不佞乃謂程朱之禮使其自行之
而已亦何不可也辟諸伊尹夷惠均皆學聖人之道
乃夷攷其行則清和與任之異撰而仲尼未嘗少貶
之皆稱以為古聖賢可以見已然愚不佞所惡於宋

儒者乃世人尊信程朱過於先王仲尼恪守其家禮
而謂是儒者之禮也而不復徇其與先王仲尼所傳
之禮何如嗚呼禮也者被之天下者也豈有所謂儒
者之禮乎此說一盛聖人之道不可行於天下一與
毗尼清規相似者不亦小乎究其心不過務自標異
於世俗耳其小宜哉是雖末流之弊然推其原程朱
亦有不能辭其責者何則禮者古聖人之所制也宋
儒乃曰仁義禮智之性又曰性即理也於是遂取理
其骨髓建以為禮之本真故其論成王賜伯禽祭周
公以天子禮樂為非禮夫成康之時非周之隆乎此

而非禮則周終無禮也。豈先王以禮樂為教之意哉。
是^{其理}也。障所錮執拗自是封己太高。逞私見以非摘
萬古。遂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則末流之弊。作俑
者誰歟。不佞曰。以制禮言之。程朱之擬聖人非也。以
傳禮言之。程朱之亂古制非也。若以行禮言之。程朱
之禮亦可。世俗之禮亦可。特以己心斟酌先王之禮
亦可。夫先王之禮既不可全行於今。則人々以己心
所安斷之可也。人異性。心如面。其心所安人々而異。
庸何傷乎。祇人安於習。故習於世俗之禮者。不以程
朱所定為安。亦猶足下以程朱之制為安也。是亦

不可不知如此。謹對。

答松子錦祠神主制度

吾邦俗祠所為牌子多雲首者尺寸大小不一從人所好皆謂浮屠法然浮屠但奉佛天不奉祖先佛天皆塑像豈有之乎今審其制廼神版又謂之神位非神主也皆中華所流傳雲首予嘗言出會典會典誠無之一時見諸他書而誤記耳世儒者恪守考亭法而謂為先王之禮遂黜俗祠所用者為浮屠法雖能澤伊藤二先生力排宋儒亦一切遵用考亭法弗敢違皆無稽之共也此方浮屠所杜撰唯題梵文及戒名者耳然世俗無字謚其官爵花名皆世襲不可得

原文無於字

而識別則不得無戒名亦勢所必至也今儒者既黜
戒名廼題諱以別之豈敬神之道乎其過適相等所
爭止神主制然所守者未必先王禮所黜者未必非
禮夫

吾邦先王既不定喪祭禮會

國家復無定制君子之生於斯邦也亦行己之志以
族後聖人苟其中禮可以為王者師如之何其可也
茂卿謹按主與版意謂自別主者廟之主也有廟有
主無廟無主毀廟藏焉瘞焉所以寓神也故六孔相
通神集於虛初喪無主則設魂帛師行載毀廟主無

署原文作識

殊原文作辨

毀廟主則以幣及圭祭之奉而出以代之是豈有題
識乎一廟二主其配微短其尊既專可望而識之可
無題署題其背者有司之守也版者所以表識其位
也非以寓神故無孔其形挺長顯其面蓋秦漢以後
臣不世祿則無邑無廟祀教世於一室神位叢然不
可望而識之故以表其位是主版之所以殊也許慎
五經異義所以言卿大夫士無主者戰國以來世多
游宦觀韓魏先秦郡縣其國則臣亦多廩奉夫無采
邑則無廟無廟則無主是以其制弗傳耳然尤傳孔
惺反初公羊攝主以徃士喪禮有重々主道也則士

往原文作行

答神主制度二

嵩山房梓

大夫豈無主乎唐制天子尺有二寸三品以上一尺用古諸侯禮四品以下無主據許氏之義也晉安昌公荀氏神版長尺有二寸既非主故不以近僭為嫌其祠在鄉父為三公子為庶人猶尚得以奉之者秦以後為然故無復貴賤之等宜矣唐四品以下蓋用此制欽至於伊川考亭法則長尺有二寸謂之主則僭矣挺長其形旁通二孔題署其面是混主與版而一之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是其意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可以用之不然尺寸之度

所法象何倨也人無貴賤稟性於天厥生之初皆聖人無殊是其家言故其意謂死歸於天天子庶人何別亦佛氏法身如來遺意夫禮者所以定分也制禮無等豈禮乎哉故伊川考亭可謂無知妄作已當時司馬溫公儀用牌子非二子所能及也降及明代率皆神版而會典不言尺寸高祖謚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后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他帝與后謚亦皆不下二十字則版長當近三尺臣下牌假如文淵閣大孝士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榮祿大

漆

厚文卷下
有字

夫襄敏公神位上加顯祖考豈尺有二寸所能容哉
又載大社石主高五尺神牌高一尺八寸朱漆質金
書府州縣社石主長二尺五寸神牌亦當短而高二
尺二寸朱漆青字迺多太社止書帝社之神府州縣
社上加某府等字故反高耳清會典載親王郡王牌
位高二尺明清相沿意者明制亦尔則知題署其面
自當牌子其長短隨字数多少觀望所在金字填青
亦其所也今好李之士欲守古禮其有采邑者建廟
于邑則當設主依唐制諸侯減一等則大夫又減一
等則士尺寸自見不然束茅結莝有文可據其無采

厚文卷下
有字

厚文卷下
有字

邑者城中第宅變遷不定何況邸中舍偏促豈得立
家廟則當依荀氏神版制是既非古禮其尺寸及圓
首雲首或跌或懸或紙牌祭畢焚之皆從便可也要
之主以寓神有廟有主則必有人守之水火不虞奉
之以出版以表神位雖毀棄之止害至於題署愚不
佞竊謂其有別號者書別號無者以歿月日支干配
以伯仲庶或不失古意矣禮字殤則因其諱為之字
亦不為無據主版制列于左
杜氏通典卷四十八曰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通四方
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

一字下 此周制

又曰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尺一與尺二寸中側

原文其字稍作微

一字下 此其配稍短之證

又曰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止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鳥

卷一百三十九三品以上虞祭曰先造虞主以鳥漆匱匱之盈於廂鳥漆趺一皆置於別所註虞主用桑

一 主皆長一尺方四寸上頂圓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其趺方二尺厚三寸四品以下無

一字下

此天子主尺有二寸三品以上主一尺為異耳其它皆同則上文脫方四寸三字一寸二分廼一寸一分之誤蓋方四寸除一寸一分者二其餘適當圓徑一寸八分

卷四十八曰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

夫人其

神座

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藏以帛囊白
絲裏盛如婚禮裏板板與囊合於竹廂中以帛緘之
檢封曰祭板

一書

此神版制也厚五寸恐當五分而八分大書連
讀必是八分字後人不解遂改五分為五寸耳
不然豈得謂之神板乎

享保癸卯九月二十二日燈下書

答東玄意問

問曰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對其門人以忠
恕而已矣則忠恕者其行道之霸柄乎夫子又對子
貢以其恕乎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
以行求道莫近焉按此數語則知忠恕者為仁之
術而不曰仁而曰一如何答曰吾道者孔子所道也孔
子所道即先王安天下之道也故孔子每使學者用
力於仁焉忠恕者為仁之術也故曾子曰忠恕而已
矣然孔子所以不言仁而曰一以貫之者古人學貴乎
實焉學者真能用力以得夫所謂一以貫之者則

仁在焉。若不能得夫所謂一以貫之者，則仁徒為名目耳。且人之材有至有不至，故仁不足以盡之。而有信義智勇種種名目焉。今學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徒求諸論孟而不知求諸六經，其於仁也，徒泥惻隱之言，而不知歸重安天下，其於道也，或謂當行之理，或謂往來之道，或謂倫常之道，而不知禮樂之為道，其究至於徒以講說為明道，其何以能與知夫一貫之旨哉？曾子學六經者也，然後孔子語此以一貫耳。

問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與子思所謂勇同乎？別毛答曰：

孟子書主闡揚墨張儒家養浩然之言，主加齊卿相不動心，皆勸人歸我之言。孔子之言則異於是矣。曰：仁者必勇，學者欲勇，莫若學孔子。大氏孔子之道，先王安天下之道也。中庸孟子皆為老莊之徒，謂先王之道為偽而設焉，故其言與諸子爭衡自此而後降。為儒家者流，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曰誠者天之道也。曰性善，是皆務明聖人之道，非偽耳。主意所在可知矣。後世學者不知古文辭，故不能讀六經，又不知中庸孟子主意，徒見其易讀，遂以為六經階梯，或以孟子解論語，殊不知二書皆與外人相抗者，則其言有所

偏主也其言有所偏主則其於聖人之道得於此而失於彼焉其言但堪使人尊聖人之道而不能使得聖人之道焉故中庸孟子者議論之雄也

問曰知即行的行即知的悲而泣喜而笑其間不容髮而聖人教先行敏事蓋行當勉至知不假修為乎
答曰知即行的行即知的誠尔但未知所謂知者知何行者行何也徒知孝悌忠信仁義道德字面未足以為知之大學格物致知宋儒引窮理解之不識古文辭者也詩書禮樂古先聖王教人之術也故謂之四術人在聖人術中自然有以知之何者聖人以此易其耳目

換其心腸此術也譬諸都人所笑田舍人不見其可笑其人來居都下者三年自然見其可笑此所謂術也近時洛陽學者徒讀論孟僅知其孝悌忠信等字面而不知從事六經是猶田舍人之於都人也故不知從事聖人之教之術妄謂悲而泣喜而笑者陽明象山之學也

問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由吾之所制有毫釐之不直一見便見若仁義吾以為仁吾以為義而所謂依仁由義者猶方圓由規矩乎如何答曰以依仁由義為規矩此近世洛陽主張孟子者之說也孔門專用力於仁至孟子

時廼有墨氏則單言仁者混矣子思言中庸至孟子時廼有子莫則專言中者謬矣故孟子並言仁義此與外人爭者也與外人爭者徒舉其名而已矣徒舉其名而不得其物則何以知而行之哉古曰禮樂者德之則也故捨禮樂而語規矩者無寸之尺無星之秤耳

問曰自士大夫至舟子車夫有不受尔汝之辱殺身致身者當是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而於惻隱不忍之地則致其身者千萬人中一二人而已蓋風俗之所致乎抑東方地氣之使然乎答曰此亦近世主張孟子之

說也孟子書為老莊謂聖人之道為偽而設焉故謂性善又以仁義推本諸人心之自然而明仁義之非偽也然孟子時風流猶存名義不差故曰仁之端也義之端也蓋惻隱何以盡仁哉羞惡未必義矣所謂殺身成仁者在從容就義者也一時感激以殺身者匹夫匹婦類耳大氏義而非仁者所謂不義之義也何足以為義乎

問曰以利害為心凡人之情也聖人設爻象乃從陰陽逆順說吉凶悔吝以去利害之心則自化為道如何答曰近世儒者誤讀孟子首章故義利之辨

太過焉。大氏義利豈判然二物哉。避害就利。凡人之
心皆爾。凡人之心。即聖人之心也。義之至。利必隨
之。如孟子以利天下為心。惠王廼欲利其國。故孟子
曰。何必曰利。但孟子語意激甚。是其所以有弊也。子
罕言利。蓋為世勸大者故也。它日孔子對仲弓曰。勿
見小利者。可見焉。又觀舜九功。六府三事。利用厚
生。正德。果若近世儒者之說。則唯正德可也。何必有
利用厚生乎。又如卜筮。聖人以神道設教。奉天命以
行之。不止卜筮。凡禮樂刑政皆爾。此仁術也。今學
者不讀六經。其所見與孔子時學問。夔別故其所

言皆臆度妄想爾。

向曰。平治天下國家者。非道德之君則不可也。道德
之君必有先知之明。所謂聰明睿智者。據德而聰而
明。而睿而智。所謂先智者。履霜。堅冰至之義也。不
取諸始。爭得權事於未然哉。自家日用瑣細得失。是
非尚係于此。抑天下之廣大。不亦可如斯乎。如何。答曰。
開國之君。制作禮樂。陶鑄一代。是聰明睿智。聖人
之德也。非學而可至者矣。守成之君。奉祖宗之法
以行之。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人者。仁人之謂也。學
而可至者矣。故孔子教人以仁。若夫據德者。學者之

脛

事也。德者性之德，人隨其性所近，各有其德，萬殊不齊，揆而不失，皆可以至於道焉。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所以養其性而成其德也。孔門之教人，各因其材而成之，不强其材所不能，可見焉。近世學者，乃謂學問之道，所以補偏救弊，果若其言，則斷鶴脚續鳧脛，人人欲為聖人，可謂謬矣。

答曰：道有正，有不正，志其正，謂之志道乎？君而有君之分，臣而有臣之分，據德猶據城之據乎？所行有仁，有不仁，擇其仁而依之，禮樂六藝者，輔翼道德，故曰游於藝乎？如何？答曰：志道者，志於先王之道也。道者，統

名也。其所指甚大，而無下手處，故止言志耳。凡單言道者，皆指先王之道焉。如道有正，有不正，則大非孔子時語意。後世儒者，皆汨沒是非海裡，故有是等說，不可從矣。據德者，人人各據其性之德而不失之，皆可。以至於道也。依仁者，孔門教人要緊處，苟能依仁，則其德萬殊不齊，皆不畔於道矣。若謂擇其仁而依之，則不識仁者言耳。六經亦仁之術也，但仁者道也，故可常依不離。六經有事故時游之耳。

問曰：治亂興廢窮達行藏，有時有命，有分有位，不可如之何而已。然則貧賤何憂？凍餒何憂？曾點風

詠於舞雩蕩蕩乎復出於三子之上故夫子特賞
歎而與之乎如何答曰以知命安分而語曾點皆不曉
一章文勢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孔子嘗曰用則行之舍
則藏之曾點志于斯故孔子與焉世多以知命安分
語用舍行藏果其言之是則釋如老子之學何擇
焉乎要之有道存乎爾行者行是道也藏者卷
而懷之也冉有季路公西華莫非道矣然其志欲
小用之而曾點志大不欲小用之故云爾史記謂曾
點有志禮樂之治是必有所傳授也不尔不與章
首孔子發問語相應



